

女亚军之死

李中杰 著



山东

院图书馆

5

I247.5
1870
1

李中杰著

女亚军之死

063164



女子学院 0030796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女亚军之死

李中杰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济南市建华印刷厂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插页 255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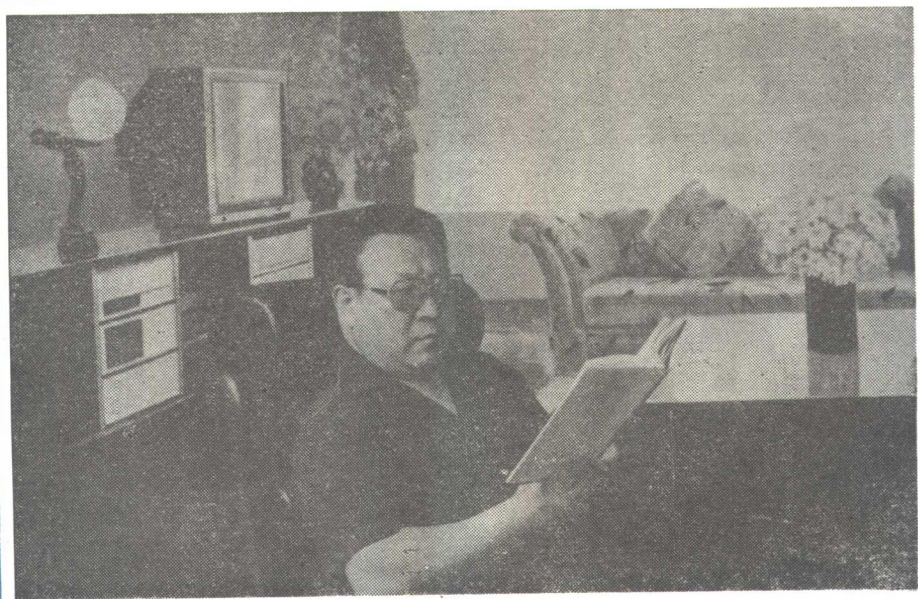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

ISBN 7—5329—0709—0

I·632

定价 5.65元



李中杰 1941年生于山东省文登市下冷家村。现为济南市公安局宣传干部。业余时间坚持文学创作和翻译。出版过长篇小说《法网》、《特字一号巨案》和中篇小说《捉鬼记》等，并将《特字一号巨案》改编成九集电视连续剧；还翻译出版过故事集《天竺夜谭》。

现为中国印度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作协山东分会会员、济南作协理事。

内 容 提 要

曾获全国女子摩托车亚军的某大学外文系学生于海燕，被誉为学校“十大美人”之一。她与学生会副主席、法律系高材生黄克涛相爱，堪称天作之合的一对。可是，感情的波涛却突然把于海燕推入即将去香港定居的电视机厂技术员李家驹的怀抱。她沉浸在爱河里，尽情地编织着玫瑰色的美梦。李家驹因得到她而如痴如狂；黄克涛则因失去她而失魂落魄……

后来，黄克涛成为英雄的侦察员，李家驹却沦为可耻的特务。在黄克涛受命侦察李家驹派遣案中，展开了情与法、美与丑、善与恶的殊死大搏斗……

生活公正而严肃。黄克涛历经劫难，傲然挺立；李家驹原形毕露，落入法网；于海燕则苦果难咽，投身于黄河的滚滚波涛，留下了一曲令人深思叹惋的女亚军的悲歌！

责任编辑：姚焕吉

封面设计：吴端恒

ISBN 7-5329-0709-0

I·632 定价：5.65元

中华

“哇——”于海燕目瞪口呆。

于海燕做梦也没想到黄克涛会把她约到这样的地方来！

这里，月光朦朦，清风徐徐，垂柳袅袅，花香幽幽……这里，阒无一人，寂静安谧，是钟爱着的男女绝对理想的小天地。

他突然从树后闪了出来，两只大眼睛火辣辣地看着她，眉头不由自主地抖动着，高高的通天鼻子上渗着汗水珠儿，厚厚的嘴唇微微张开，一米七六高大魁梧的身躯不住地颤抖着。

她心跳脸热，呼吸急促，微微闭上眼睛，轻轻仰起脸，半张着小嘴儿，渴待着。

他冲上前来，用力搂住她的肩头。双掌宽厚温暖，双臂铁钳般有力。瞬时，一股爱的暖流，流向她的全身。她心里痒痒的，身子轻飘飘的，一阵眩晕，急忙搂住他那滚圆的腰，喃喃道：“再接紧点儿，再接紧点儿！”他紧紧地把她环抱在怀里，使她透不过气来。他那张看热气的脸，急切地亲着她的额，吻着她的眼，吮住了她的嘴。她觉得像被火围到了那片把她泡大的海滨浴场，投身在那温温的海水里，身心说不出的舒畅……

“嘿！好亲热呀！你们俩是什么关系？”随着吼声，一位手持手电筒的青年赫然出现在他们跟前。

他一下子松开了她，她急忙躲到他身后，两手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臂。

“走，跟我到派出所去！”那青年黑着脸喝道。“你的证件呢？你有证件吗？”他对黄克涛喊道。

黄克涛摸摸上衣兜，又掏了掏裤兜，两手空空。

“回去拿证件去！女的留下来做人质。”

于海燕急忙抱住了黄克涛的腰，说：“他是我对象！”

“我说你们俩在耍流氓！拿证件来！”那青年喝着上前来拽黄克涛。

“你不能走！不能留下我自己！”于海燕死死地抱住黄克涛的腰不放。

黄克涛用铁钳似的双手把于海燕的手扳开，脱身头也不回地跑了。

那青年见黄克涛跑了，急忙朝于海燕扑来。于海燕大吼一声，调头就跑，可一头撞在了那棵树上，痛得她一声惨叫……

初日曛曛，金光万道。于海燕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抹了把额上的汗水，额头不觉一阵刺痛。挂在床头上的奖牌游来荡去，好似眼睛一眨一眨的，像是在嘲笑她。“你碰了我的头还要嘲笑我！”她心里嗔怪着伸手把奖牌扯了下来，朝地上扔去。奖牌在地上跳了个高儿，发出清脆的哀叫。

她气喘吁吁，无力地依在床头上，从枕头边摸出手表一看，才六点十分。于海燕又懒洋洋地躺了下来，两眼瞪着天花板，回味着刚才做的那个不吉利的梦……

经黄克涛的姑母牵线，于海燕与黄克涛建立恋爱关系已经两年了。黄克涛是学生会的副主席、法律系的高材生；于海燕是东语系印地语班的优秀生、全校“十大美人”之一，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从建立关系那天起，黄克涛就提出“约法三章”：一接触要少，不能卿卿我我、恩恩怨怨；二不能耽误学习，要以爱情为动力，争取在各自的专业上有所建树；三不能

造成影响。要相互信赖，要心照不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她含笑应诺。

黄克涛严格遵循着“约法三章”，学业上突飞猛进，近一年来已发表学术论文四篇，得到了法学界的充分肯定。他成了学校赫赫有名的高材生。

于海燕艰苦地遵循着“约法三章”。看到他的成就，她常常陷入姹紫嫣红的憧憬之中，她爱他爱得更深更热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感到爱的饥渴，有时竟使她难忍难耐。然而，她的热碰到的都是他的冷处理。她常嗔怪他是一个地道的“冷血动物”。

放暑假了。他已经毕业待分配。她想和他一起回胶东，到青岛，痛痛快快地玩，酣畅畅地爱。他却要她留在学校陪他查阅资料完成一篇更有分量的论文。尽管心里老大不快，可她还是服从他留了下来。昨晚送走了同窗姐妹，回校时已近午夜，她真想闯到他宿舍去，可图书馆一位老管理员却和他聊个没完没了。她不得不回到东语系空荡荡的女生宿舍大楼独守空房。她在惊悸中入睡，惊悸中做了那样一个恶梦。

梦都是反的！她心里说道。他昨天瞪着一双热辣辣的眼睛约她今天去云山湖，爱的甘露将滋润她焦渴的心田！她甜甜地笑了。

吃完早饭八点半出发。不，七点半就走，到外边去吃早点。她心里计划着。唉！这位先生昨天也没有说明是他来叫我还是我去叫他呀？我去叫他吧！再也不要顾忌那么多了，我要挽着给学校争了光的高材生的手臂，大摇大摆地走出校门。坐一路电车，不，坐三路公共汽车到百货大楼下车，到美味斋小吃店去吃油炸糕。他最爱吃油炸糕啦，这次叫他吃半斤，我看着他打了饱嗝才罢休。然后我们就去云山湖。我挽着他那滚圆

的腰，他搂着我的肩，徜徉在曲径石路上。小径蜿蜒曲折，窄窄地伸向幽静的深处。幽静的深处，风儿轻柔，轻得如云，柔得似纱。只有我们俩才好。我们可以甜言蜜语地倾吐心底的恋情……

“嘀铃铃……”闹表按昨晚拨定的时间响了。七点整。

她掀掉毛巾被翻身下床，一眼瞥见地上熠熠闪光的奖牌，赶忙弯腰双手捧起来。对不起你了！是你刚才碰痛了我的头，我才一气之下把你……请多多原谅喽！她对着奖牌轻声说道。然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把奖牌挂到床头上，拿毛巾仔细地擦拭着。要知道这是她在一次全国摩托车大赛上夺得的女子亚军的奖牌，是她生命中奋力一搏的铁的见证。是它在高考中给了她三个分数段才使她有机会进入这座高等学府，才有幸结识了她的白马王子黄克涛。

只用了二十分钟，于海燕便梳洗打扮停当。深蓝色的针织连衣裙柔软自如，把她那优美的身段细微地刻画了出来，鲜明地衬托出她象牙色圆润的脖颈和两只白皙丰腴秀美的长臂；淡妆轻抹，她鹅蛋型脸庞上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闪着黑玉般的光亮，红红的嘴唇似两片艳丽的花瓣，两颊红晕，秀发齐颈，双腿修长，恰似一位飘逸的天使。

于海燕拉开抽屉拿钱包，“吧嗒”一声响，从塑料硬皮日记本里流出一张一个青年的照片。照片上的青年，面带笑容，英俊而潇洒。于海燕两颊绯红，《蓝色的多瑙河》、《溜冰圆舞曲》的优美旋律，立即在耳边回荡起来。她负罪似的立即将照片塞进日记本里，自言自语地说道：“愿你祝福我吧！”

于海燕顺着楼梯扶手飘然而下，她走在林荫道上，仿佛一朵刚刚开放的玫瑰花，鲜嫩艳丽，芳香四溢。热恋陶醉着这位赫赫有名的全国摩托车女亚军。随着一串“咯噔、咯噔”的脚

步声，她不知不觉地爬上了法律系学生宿舍大楼的第三层，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她所向往迷恋的门口。她蹑手蹑脚地来到那个门口，轻捷地闪到门边，举手轻叩又急忙退身贴墙而立，调皮地斜乜着，屏息而待。屋里毫无反应。她探身侧耳静听，一点动静也没有。“咚咚”两下重叩，依然没有反应。她眉头陡然紧皱，可又马上舒开，双手一拍：“我真该死！昨天他就在这儿说过今天在云山湖相会的呀！”

八点半，于海燕手提塑料食品袋，里面装着油炸糕，站在云山湖门口。

正值盛夏，一大早人们就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涌向云山湖来纳凉。一对打扮得光彩耀眼的情侣从于海燕眼前走过，男的朝女的挤挤眼说了句什么悄悄话，姑娘用手朝他屁股狠狠地掐了一下，男的乘势挣脱开，跑到叫卖不停的冰糕小贩跟前买了两只“雪人”，然后剥去包装纸，将其中的一只插进了姑娘的嘴里。于海燕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俩的一系列动作，心里唾道：“太庸俗！”眼见着那对情侣揽腰搂肩地走进公园大门，她也急忙去光顾那声嘶力竭的冰糕小贩。她拿着两只“雪人”回到原来的位置，低头看了眼手表，随之双眉紧锁，转动着身体四下里环顾。

于海燕的白马王子黄克涛，正坐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聚精会神地看着厚厚的外国刑法典。为了给自己的下一篇论文找论据，他不知查阅了多少资料。为了眼前的这本外国刑法典，他差点儿没跑断了腿，几乎找遍了省城大小图书馆。昨天晚上十点多钟，学校早已退休的图书管理员，跑到黄克涛的宿舍里，高兴地告诉他，已经找到了那本外国刑法典，要他今天上午八点到阅览室去等他，今天黄克涛便急匆匆地按时来到图书馆，如获至宝地翻阅起来。他边查边摘录，早饭没有吃，

和于海燕幽会云山湖的事也早就忘到爪哇国里去了。

寥廓的苍穹一丝云彩也没有，天空一片湛蓝。太阳活像个白热的火球，使天空那纯净的蓝色蓝得透明，蓝得扎人眼睛；太阳烤着大地，使万物都处于难耐的炙热之中。柏油马路冒出了黑色晶亮的油，散发着阵阵刺鼻的焦糊味儿。路边的树木像害了大病一般，枝条耷拉着，叶子打着卷儿。于海燕站在公园门口，焦灼地鹤首远望，手里的两只“雪人”，同情地滴嗒着泪水。她不禁一阵怅然，孤寂的心隐隐作痛。这个书呆子，莫不是在公园里那个桥洞子底下等我？对，肯定是在那里！他一心想干公安，弯弯肠子就是多，又要考验我随机应变的能力了。她心里一阵亮堂，扔掉哭得越来越厉害的“雪人”，买门票进了公园。

云山湖里真是别样天地。凉风吹拂，暑气顿消。于海燕浑身清爽，脑清目明，虽然嗔怪他不该学公安人员与敌周旋般地来逗自己，心里却倍觉甜蜜。

她急急地朝公园东北方向走去，紧张和期待的心情令她周身战栗。黄克涛这家伙一定在桥洞子里等急了，活该！你要当精猴，我就叫你吃不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她觉得她眼下已反败为胜，主动权已牢牢地操在自己手里，她想叫他也干渴干渴。你多等一会儿吧，黄克涛！她挺身在一棵垂柳下，柳枝拂弄着她的身体，她感到心里痒痒的，赶忙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秀臂，她瞥一眼自己细腻的肌肤，又看一看自己窈窕的身段，心里说道：“黄克涛啊黄克涛，上帝造就出这样一位丽质佳人给你，你该满足啦！一位令人羡慕的中国八十年代的女大学生，载入中国体育史册的女子摩托车亚军的荣膺者，在你的心目中她应该是至高无上的，而不能受到一丝一毫的冷漠。”

心里一阵甜蜜，浑身一阵骚动，于海燕觉得不能再折磨他

了。折磨他，实际也是在折磨自己。她急急地走到桥洞口，探头往里一看，桥墩后露出了白衬衫的一角，她浑身一阵战栗：“是他！他果然在这里！好啊，这回我可饶不了你！”

太阳光从窗口射进阅览室，烤得黄克涛满头大汗，他却一动也不动地埋头翻阅着、抄录着。老管理员被他这股求知若渴的劲头深深地感动了，轻轻地走过来给他打开了电风扇，上前拍了拍他的肩头：“往里挪一挪，不要在太阳光下看。”黄克涛抬头朝老管理员笑了笑，又“忽”地起身冒失地问道：“几点钟了？”

“九点半了。”老管理员用手指着对面墙上的“康巴丝”石英钟说道。

“啊？！”他知道于海燕一定等得不耐烦了。“老师，我把书拿回去看看好不好？”没等老管理员回话，他就掖着书本一溜风似地出了阅览室。

十分钟后，黄克涛汗流浹背地站在东山路三路公共汽车站上。

候车的人排成了长蛇阵。狭小的候车棚下的那块弹丸大小的阴凉地上，挤着十几个人。头上烈日烤，脚下马路炙。一个个都头晕眼花，躁动不安，那心里的火更是不停地往上冒。车老是不来，一位农民老大爷抱怨着进城麻烦事太多，横过马路，朝南走去，柏油马路上留下了他一串清晰的脚印。老人步入南边慢车道林荫下时，突然被从南边猛拐过来的一辆自行车撞倒在地。

“你找死是怎么的？”骑自行车的青年人，两手握把，双脚撑地，朝跌倒在地老人骂道。

老人慌忙从地上爬起来，连声道：“我该死！我该死！”

路北边候车的人看到这般情景，都愤怒了。

“真是不讲理，扣住他的车！”

“你看看现在的青年人，有法儿治吗？”

“长得人模人样的，尽干狗模狗样的事！”

“你违犯了交通规则！”黄克涛指着骑车的青年人喝道。

三路公共汽车从东边快速地开过来了，长蛇阵一下子乱了套，都在抢占有利地势。

路南边围上来一圈人，在看热闹。骑车的青年人听黄克涛说他违犯了交通规则，转脸朝路北面看来，微笑着在拥挤的人群中寻找说话的。多么英俊的一位小伙儿啊！黄克涛心里叹道。长脸高鼻梁，大眼睛乌黑晶亮，浓黑的眉儿使他那张白白的脸上透出一股秀气。

“你们俩长得真像啊！”身边的一位小伙子对黄克涛突然说道。“去教育教育你兄弟吧！”

黄克涛毫无反感，他反而感到那小伙子定车的姿态充分显示出他的帅气来。

那青年人终于把眼光落在黄克涛身上，黄克涛看到他脸上依然挂着微笑，眼睛却冷冷的。三路公共汽车驶近了候车站，切断了两人相对的视线，又驶向前去。当黄克涛与路南那青年人的视线再度对视时，只见那青年脸一沉，眼睛里射出一股阴冷的光，朝黄克涛唾了一口，身子一探，蹬起车子就向西跑去。围观的人群被他冲散，有的高喊：“你站住！别跑！”

黄克涛脸陡地涨红，一个箭步冲出了人群，以百米速度追赶着那青年。跑出三十余米，黄克涛知道是赶不上了，忙从上衣兜掏出了钢笔，又从裤兜里摸出一张纸，迅速地记着什么，然后调头朝公共汽车跑来。

“老大爷，你怎么啦？”路南边有人惊慌地喊道。

黄克涛正跑着，听到喊叫声后，忙转脸看去，只见被自行

车撞倒的老人那里一片慌乱。“老人有事了！我该去看看。”他急忙停住脚步。

“你还上不上车？要开车啦！”公共汽车上有人喊道。

刚停下脚步的黄克涛一怔愣，耳边马上又响起了于海燕哀怨的声音：“你心里就没有我！你真欺负人。”黄克涛稍一踌躇，便迈步朝公共汽车跑去。

黄克涛抹着汗，从窗口朝路南看去，车厢里一片嘈杂的议论声。

于海燕断定，黄克涛又像上次那样，坐在桥墩后，全身心地钻进书本里去了。尽管她越来越忍受不了他对自己的过于冷漠，可她却深爱他这股忘我的劲头。她深知没有这股劲头，他是不会成为全校有口皆碑的高材生的。每每想到这，对他的那些难言的愤懑便一扫而光，心底的哀怨和凄楚，便由甜蜜的骄傲所代替。这是一种转移和依托，如果没有它，她就不会如此寂寞地热恋着他。

于海燕抿嘴甜甜地笑了笑，调皮地转动着眼珠儿，突然“啊”地一声，一个箭步，身轻如燕地落到了桥墩一侧。

“啊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一对男女，惊吓得一齐跳了起来，眼睛里喷射着怒火：“你要干什么？！”

于海燕慌忙连声道歉，急忙转身跑出了桥洞。

天在旋，地在转，四周混沌一片。于海燕疯了般地跑着、跑着，一下子扑到一棵扭曲着身子的柳树上，双手紧紧抱住了它。她只觉得胸口满满的、硬硬的、痛痛的，两行晶莹的泪水，沿着她那美丽的脸颊滚滚流淌下来。她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种无与伦比的痛楚！天还在旋，地还在转，四周依然是混沌一片。

黄克涛啊黄克涛，两年多的时间里，于海燕忍受了你多少

冷漠，你还不清楚吗？黄克涛啊黄克涛，你不了解她是从不吃屈、从不受气的吗？今天她算是受了奇耻大辱啊！

于海燕的父亲是青岛纺织业一位举足轻重的资本家，她是地道的“黑五类”。可是在她的同类们遭白眼儿的时代，她却被人高看一等。她是于家的独生女，两个哥哥都比她大十几岁，她是于家的明珠，自幼受到宠爱。一家五口中，她说一不二。她好强任性，冒险逞能，十二岁的时候就吵着向父亲要摩托车，不给买她就要死要活的。在那种年代，她父亲敢于露富私人买摩托车，可以说是逼上梁山了。读高中时，她就已经是市女子摩托车队的尖子队员，在一次全国大赛中，只差几秒而屈居亚军。当时她含着泪噙着嘴到领奖台上拿下了奖牌，并断然决定结束摩托车运动员的生涯。人们都对她叹惋不止，可没有敢直言规劝的。为了发泄她的所谓屈辱，回到家里便把奖牌扔进了垃圾箱。她老父亲晚上问明此事后，打着手电，从垃圾箱底下把奖牌找回来，偷偷地给珍藏了起来。高考时，她差二十分不够分数线，是熠熠生辉的奖牌救了她的大驾。可她嘴上从不认这个账，只是暗暗地爱上了奖牌，走哪儿带到哪儿，并把奖牌挂在显赫的位置上。她就这么任性好强。她走过的路，是一路顺风，耳边响的是赞美声，眼前看到的是张张笑脸，她受到的尽是宠爱和尊敬。她忍受了黄克涛两年来对她的那些冷漠，都是因为有你首肯的“约法三章”，但她也早已忍无可忍了。今天，你黄克涛再敢火上浇油，使她再受如此污辱，想到后果了吗？

你黄克涛凭什么这样奚落我？你有这样的资格吗？于海燕再也无法忍受了。她怒火中烧。

不远处，一对年轻恋人横来竖去地躺在柳荫下绿茵茵的草坪上，撂在一边的微型收录机里飞扬出高亢的歌声：“……好

男儿，泪水不轻弹……”歌声好像有意刺激我！于海燕气恼地掏出了手绢，狠劲地擦了擦脸。我好女儿泪水也决不轻弹！她心里说着，甩开双臂朝公园门口走去。

凹凸不平的青石路，在于海燕的脚下冒着火星子，扭得她的脚脖子阵阵作痛。没走多远，于海燕便满头大汗。汗水刺痛了她的眼睛，同泪水一起流淌下来。汗水、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心里更加烦躁难忍。她只觉得黄克涛粗暴地揪着自己的心，恶毒地揉搓个不停，她心痛如绞，恨不能一步冲出令她屈辱的云山湖公园去。

在公园大门口，黄克涛张开双臂拦住了于海燕，笑眯眯地看着她的眼睛。于海燕挥手抹去眼泪，两只眼睛立即喷射着火，她抗了黄克涛一膀子，直冲向前。

黄克涛捂着心口，趑身跑上前去，拉住了于海燕。于海燕拚力挣脱，脸涨得红红的，眼泪像开了闸门的河水。

“海燕，是我错了，我认错还不行？”黄克涛焦急地说。

于海燕愤怒地瞅了他一眼，用尽吃奶的劲儿想挣脱开黄克涛，可黄克涛铁钳似的大手死死地拽住了她。

“你听我解释嘛，又要小孩子脾气啦！”黄克涛真像哄小孩一样地说道。

于海燕一怔，脸色蜡黄，浑身微微打起颤来。她怒视着他，突然挥起右手，用尽平生之力，“啪”地一声，给了黄克涛一记响脆的耳光！

黄克涛两眼直冒金星。他真没想到她会发这么大的火，更没有想到她会给自己这样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抬手捂着发木的脸颊，一时竟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爱看热闹的人们，不顾烈日当头，不管暑气蒸腾，纷纷向他围拢过来。黄克涛觉得此时不可再去追她，此处不可久留，便调头走开了。他的腮帮子，